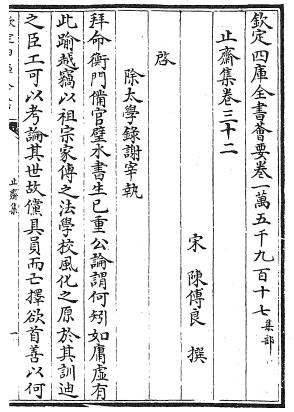
捣藻堂四庫全

書薈

要要

集部



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 繇永惟韓范歐富諸公雷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 貧往教遐邦祇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追知有他引 缺豈惟獨慙推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於之進退小人 重送遠模某官直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頹俗社 稱報為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碌賤之美徒 問於事情豈敢凱親於宦達管求未第政未免於為 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 四月全書

必多其節目而後進而授官亦課其歲月以為勞雖泉 伏審課最於學爵命自天當守推高旁觀嗟異但取士 墙爱博願悉畧其奔走伺候之文農馬力微庶少盡於 服計爰俾凡質亦切誤恩敢不體悉深知循其素履門 倖門每於斯道寂寥希澗之中鬱有前華扶持與起之 念與其妙選以得馬孰若無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 答釋褐黄上舍 止齊集

中為之功因難見奇凡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當注 又為之特加即賜恩綸遠分師席其官以上舍之彦收 然舉首之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罷既從於復看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将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 之威尚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諸生 需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其官剛大而沉 不昏其完觀當今科第限防之詳放聖主寵光度以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之未會徐圖天意之自定勲業藏於不親議論付之將 意之莫嗣微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化元一定國是肅 來肯王文正之然相天禧爰拜冠丁之爭韓忠獻之獨 長隱若敵國事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猝遇人情 潜高明而慈恵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之 與走過之列備悉德業之詳與其從元戎十聚之游輝 輯羣牧和萬國之雨風朝宗百川作中流之砥柱其適 留康定式遇范富之歸盖當夷考舊聞仰止先哲恨此

一 飲定四庫全書 光自近就令在關 風憲一臺闕 原將作伏乞俯從民望成致太和 與福建柴運副 歸於正豈 閱 卷三十 之數穹壤攸同暄冷未齊霖 復與驅馳載惟幸會之

曹建久長之策所以不興 推爱爰命國

於機會薄物細故不登於簡書者言其興之可莫去

凋抱圭璋而不琢承宣淮右國

之言入覬明

深莫喻听偷之至委官刑於太嗣老成莫刑挺松栢而後

言終教吾之全歸 國家之重然居斜繆絕愆之任則無服讒蒐惡之調方 殿 之遣發大臣內景仁深陳其非是邢惡之追窮往事 與福建陸提舉 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寂寥便善類之安輯意 俗難異言甚既疇昔之依仁粉繼今而受令願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

豈云屬吏之儀其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

止齊集

子之未夜是宜次玄鳥生民之作薦國丘清廟之休而 之輩行餘輝映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數語名家非唐諸 近於大雅議論接乎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 蜀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來歸之晚羣公迎勞之勤 從遊乃今受察十年始見當有感於斯文一紙自通 湖山忽已歲月雖所臨之幸甚將有識之云何甚志 袖手旁觀用心更苦退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

厚全書

郵遂 忘於不肖

為貧擇禄幸察於寬朝同正置負獲依於德寓忘其恐 繼以散偷其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音連等世有 與福建錢運判

罷光之時乃遠懷流俗之外自攬湖相之轡復選問載 令名於今薦紳熟為先進荐揚華貫南直禁林方潤步 **輆清風彌髙善類太息然而科伏流記之習布宣寬**

一次定日事全書 一 居之甚讓有漢刺史不察黃綬之風欺者豈忍春此意 止齊集

之條若有隱憂不事表禄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

恵式俾依歸 之常在當古人之與求某昔當侍膽今在安無願言終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講聞甚久問會幸之際欽慕惟深晚得所圖

將既見其官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

舊才散蘊籍固宜度達之難籍等得之士友之間

而與聞於議論之末簿物細故皆有定名數日閒居他無

色宜為宗盟之率以題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

强 **贄閩山幸徹名之惟舊問津湘水將觀政之有期** 聞之未曾悉心以聽 書意粗好問學每於前輩願在下風別惟謀食之 翰之先施為風散而增感其官宗盟領袖朝路羽 周下逮磐石之所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公其界 刑盖得之前間事業未量其遠到温恭爾雅在二南 眷依仁之便以累年瞻望之弗及受教可期幸平日 答柱陽趙守 儀

飲定四車全書 1

止齊集

公子之間樂易宜民真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 城大連十州小乘一陣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陡之 眷言賢勞越在邊瑣有以書生而繼此將與論之謂 及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 之始深切凌兢惟甘棠所炭之餘尚堪憑藉 其者筮仕匪多才賦甚拙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 介嘗武於邦條欲其蒙成可不終惠方剖竹合 與湖南潘安撫時

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事爰從初至良有 湖廣之賦熟為二者之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 州之鎮荒地弗治欲稍如園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急 木之謂於今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永惟衡嶽以 公盖將託國有如撲檄亦預驅馳上之不能宣中 庸之學政彼奉老妻其百年自音聲名非 國縁幸會忽過所圖逝將聽罄 國

諸生來為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其官以大雅之

之長庶偶愚蹤屬 以自寬抑國之分守而不敢垂憐拙學之由求從政 答楊知録

定四庫全書

巻三十二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遂 明翰良慰面墙其官以湖海之豪擅鳳麟之譽縣

源之實學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帆不作積薪之嘆功

百戰益知游刃之才盖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武吏

永惟舊郡等自熙朝與計偕者問歲有之能官達者於

今罕甚天物不競國風所關不資先進之賢易振清及 之道 不圖行李遠唇華殿以高誼之相先知哀條之不敏喜 務嘉實可式庶幾多干木之風獄市所容奚上問至公 ,望化其弗友迪以多聞固假守之急先亦官居之要 既見誠無異於青我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新 答鄭教授

之嘆其官汉古之學濟時之才為然桑梓之評籍甚縉

止齊集

青青冷佩之伍雖名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顏此面 納交通止易勝借助之私唇贈勤斯通見相先之誼未 曷堪乘障聞風而悦洒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 **灾四库全書** 之譽循次而進宜在家家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為 人横經之日庶其問政幸母如傾盖之初 報已足自寬甚官學造淵源文有根紙以其邁 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嗟之不聞價未乘官尚 答挂陽王教授益祥 卷三十二

思先生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為僚友方 託良繁民心尚資經術之餘以節吏事 以迪微明戴窺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 可顧如假守於此依賢乘障實難面墙是懼事多 如既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 答柱 陽吳瞻軍畿

最對關廷者千數獨以昌言即初盛之已然何究觀之

不羣之氣見於嘗試已効之間露學校之一班報先

驚然禮義無愆而人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為完庫之 知過歸之通止可與共學價惟曾事殊四之間不早 緒指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 分半席之共事庶免貼朋減之過無雖以自寬未知 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交以先辱之勤 某官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再傳 攸難寡過則未事皆喻度熟如既見之詳理亦空 此風之缺然得吾黨而幸甚別惟乘障憂在面墙

灰

匹庫全書

官則豈但為趙魏之老行以為請言不能宣 起家為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思之不

胃時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 之道必去齊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別 成之器則養於順使之時功如曹恭才若賈誼開清 此意施及中人自匪偷安寧不感慨其官以母我之學

代天之功一紀於兹曾莫窺其温喜百工所職初不

止齊集

金灰匹庫全書 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凡同何嶽之 有加其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効價報三年之政遂 於重輕乃如疎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効而作成 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鎮

盟悉仰皇華之流通如獨喜則倍厚瞻其官當代典刑

已過儀於清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

朝經行卓爾達尊之德為然爾雅之天方獨步於英

願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於摩浮石刻及天涯 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 流當自三蘇而至此是宜次元鳥生民之頌薦國丘清 ,收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為海內之福某以空疎之 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沉裏言之有味推之在昔 祭閱過千帆善類於積新而加嘆萬里來歸之近 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月還駈九折流俗以衣錦)餘母事面墙所憂末路執謂夤緣之幸

功謂宜上廟朝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豈弟和平 書生之故不宜選遺若責其冒上之愆則有餘罪 白髮奔走學林永惟修敬之深併誦屬心之久價唇 使聘之儀以為那聯之敬其官絕入德業康世才飲 問有揮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那寄欣問政之有隣爰 方當綜核尤重外庸盖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 聞無聲擅主璋駒卬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 與衡州劉守

欽定四庫全書

面墙是懼譬諸弱植固欣依松柏之高正使深身猶以 注意況江亭遺詠邦君實王佐之才且柳岸瞻言刺 星于兹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通同與國之 珠玉之側行誨言之惟服僕官誇之可逃同寅協恭 **威原之具永惟自昔是用煩公將期年報政之時未** 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尚往昔之通規 賜環之部若其者空疎末學醒歐散材乘庫何 郴州丁守逢

其官學本六經才無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 湖嶺之間用意市朝之外令人高仰舉世誰如若其者 自於青衫養望殆幾於白髮陸華延問盡歸西省之 論後來不數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裏言宣 反匹库全書 服美長准運掌北門之管胡然自就復此遐征避 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 托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何知我者 除空疎如故胃來乘障憂在面墙不圖雅故

視大國之孤曾因壁記以泛觀自升軍額而枚數中班 以義爾桂陽已非古郡折柳置縣與廣為鄰周職方之 舉最有三罔功第一雖未當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 亦已分之幸甚何繇隙地之遇薄段小邦之懷滕問於 齊楚之間威衰則異江別為滄浪之水源委攸同撒名 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盖殿壤處諸華之裔而其君 All to the last of the state of 初歸德彌切 謝潘安撫列薦 止當集

至此九六十載之間善狀為誰幾一二人而已間或收 以為貴價凡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其者才不速 **効於毫髮号嘗掛名於齒牙未有當路為之同解則童** 學非適用早當因於欽縣晚但謀於稻粱豈謂誤恩 於專達越在它邦之上突如今日之禁豈無賢勞堪 寵異昔方岳改績於食言以見公春秋子人至特書 '切假守意所勇敢動達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敏東拘 見徒勤無補將罪是求別惟郡計之空重以歲

巻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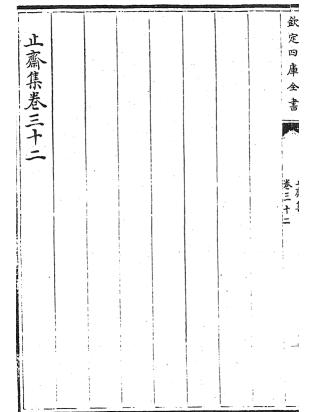
然竟以拙誠而見錄其官當今先進薄海達尊覆該 生不遺餘力扶持斯道如有隱憂每於衆好惡之言獨 **庶幾萬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為已乃不** 知益堅脫操處非其據幸而轉敗以為功歸潔其身當 /薄欲罔民而何敢懷言上以無繇惟有再三以乞俸 公是非之意始以致曲將如萬折之必東迨其既字 該而弗破遂令庸阿亦被甄明其敢不更體

止齊禁

+

聲所暨摩德已乎連十國以相數獨二天而尤幸其官 試世方倚重儼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為危閱盡翟公之 居今大雅當代達尊風流盖接於前聞續用莫詳於已 獨客雖 三己而何愠無一解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 邦維屏者言衛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甚是 况民庸之愈偉自物望之誰如嘯咏東嘉粲屋問而 数指麾郭渚寂井窗以無譯爰進防於西清尚來官 與湖南沈安無樞

於南服求之與誦謂歸家之奚遲撥以比年宜召還之 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當近魯侯之色笑其為於 扑實倍等倫 補將敗是求豈期未路之難通有萬間之底顧惟列 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徒勤無 繼盖有定論豈曰遐征某甚矣面墻於焉乘庫意所



飲定四事全書 官才足以緝熙於天繹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東國台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八集部 獨行儒術許身家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譽布衣如外 止齊集卷三十三 啓 對揚大號晉防上公宗社電嘉華夷震學 賀周左相 陳傅良

之右如果者不足比數最蒙保持每聞給告之四馳喜 鄭侯之為宗臣蓋亦借煩於四皓孰與早 到儲聞之差 簡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為舊學未常入總於百官 要平生之友至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 有之禮弼語昌運度越前聞水惟載籍以來鮮出煎祭 晚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於以起先王未 以世道而自任遭時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 人明九變之憂患以其難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元是以

恭審海楊大號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 敷宣罔既 亨嘉在污水朝宗之數輔因賀牘併敘感悰葵傾之私 福等夷而百倍况每蒙尉籍有周南昭滞之詞而之值 廣大徳無衆美在伊尹夷恵之間學貫奉儒無程氏 賴恭惟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 臣之辨若論行蔵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厭直 賀留右相 止寫集

諸君子之不意計誤属耳續用謁然遂繇同列以先登 於甘泉亦既見思於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裏言獨 於初潛衛自淵東托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两朝 十年曾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必詳試而為真率以序 上簡於帝心迄共圖於邦采水惟論相粤若淳熙弄印 以日月而為勞事適類此別属壽皇之高蹈欲傳神器 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下而見用世日宜哉公不 遷誰其特起名從師閩謂見大夫之無人權貳樞庭出

安一介之私 社稷之臣郎南為之光輝華夷為之震疊某當瞻英京 及聽明綸累治重熙何幸值九官之威至思極随庶将 賀王祭政

召從外間入告嘉猷權寅上宗晉然大政共惟其官受

海内每陪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 天間氣為世宗工學來偷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

欽定四庫全書 於君子小人之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

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進別属壽皇之獨衙欲傳神器 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養巽申有命尚無忘受寄之心 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愈共於詢謀 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水惟前代熟與熙朝當於轉首 秦道方亨宜上體明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 元祐清明亦劉呂諸公之故徒以行蔵之節初無夢下 心相與儀圖於宰事盖册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関然世 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歷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為

人號之數元樞攸寄宗社於馬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 位尊而彌恭與人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 ,周不忘平生之久要至於善蔵諸用自收以謙本 付魏欲然之資養其過五貴遠矣之無利惑而不 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 賀葛同知

死於不報之仁盖昔或以一長而遇人而公乃無典

止虧集

非士君子之倫蔵尺牘以為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紫異顏附青雲而後顯慚 **儀圖於兵本沢甘盤之為舊學初無說命之三篇敬侯** 之為宗臣亦籍商山之四皓未有早朔儲聞之正晚陪 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 金灰匹厚全書 神器之傳龍光獨隆載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将 臺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 與湖南監司賀冬 卷三十三

野定應鱼入騏驎供奉之班 寄将明主徳既孳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来於丕祉 於至日華全書 一 在具依之列咸輸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雁的勞力 一談而稱慶某官達尊之德爾雅之文議論盖 此則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連十國以

當今先進海海令名以宣慈恵和之資曆咨度詢謀

一所庇福復攸同属無障之有拘欲稱觞而靡及其官

中與至此凡六十載之間善治為誰總一二人而已率 旌之邊項界以使華巴弗理於專城将何施於列郡雖 諸生将擊菜師門之有日 極於俸之感易勝慚愧之私切以義爾桂陽介於湖嶺 **拟深知尤度善領越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繇幸** 双親願宜明享聖人之養津新歲律沒介春祺其)歐蘇風流尚想於王謝道關交泰既上當君子之

始但虞小量自顛於盈滿之餘以龍為騰未知所稱基 皆久次然後序遷未有賴為當路之縣越在他邦之上 之不免及此殊渥曾未前聞雖幸拙誠見録於清明之 重念某疎愚如故衰惰有加徒緣知已之多亦忝牧民 官弼亮二聖整齊百工東國之釣自具瞻而下逮使人 之寄惟其迂濶初無文具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謗 晚節上體深知平易近民以将明於隆指的勞安宅庶 以器當易事而無容故所甄妆及於微陋某敢不更堅

補報於秋產 定四庫全書 | 與交代張提舉

具陳某官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至於殊塗而 公叔而同升竟復蒙成荷子文之必告積此私感難 不能勝任恨見旁觀何至乏人濫為嗣掌別當受察以

同歸正始之音可以一唱而三歎所宜路門委講詞

敷言可使書生不立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

風方當歸報而停縣姑自總銓而寄政某最為晚

之人敢論伯仲之間但有子孫之託 在後陳周雅肆三偶值勞還之日蕭規畫一遂為代價

|宗工吾君舊學如周保傅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界 為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龍有誤思雖庇賴 之如初而燒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其官多十

予中權之寄自其分間皆未淹時五領衛山黎霍不採

三江彭鑫舶艫相街凡昔謂之盗區連今歸於德萬與

止齊集

文子以同升記敢衡陳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寐諒惟辱 竟因借勢之私報備縣事之數自知甚審公論謂何與 久居之地然一變已足則他皆不置之官别如某者竊 除目何因必有紫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 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幸會 為福梁濫分符竹方恐嘖言之未免豈期最課之已聞

若潘宣之果矣誰如威望之歸然雖二老盍歸而山豈一

一次足口車 全書一 某從游最久縣事奚堪以飛障之未能而察州之豈易 言行乃砥柱之在中流正虚當宁之懷聊借上游之重 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其官 亡專對四方之具自視歉然惟元戎十乘之依願安承 昔者高宗之思舊學光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 年高德印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 國如公聞望視古等夷方兩地之闕員必九重之深意 止齊集

當試之允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 交割謝張運判

中流方虚當宁之懷暫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厭 聞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 特達之資後彫之操績用其詳於已試風流盖接於前

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仁則可縣事奚堪雖縣

時五領衛山野無曠土三江彭鑫步有新船以當路之

事獨賢抑奈何而倒植有来識問徒厚慚顔某官一代 之難何以克然惟直諒多聞三益之助 乘以甚榮而面牆之加懼不能專對況詢謀爰度五善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况從

之英萬夫之望盖大雅典刑之攸属將中興勲業以為

文 N 日 日 A M |

止齊集

属兹兩郡之彫然重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潤相為隱

期定交學省之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客同

學從曾衛以至令曾謂湖湘之得此遂令不敏亦的無 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之書至 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謂我宣勞而 |憂滿紙細書凡欲言之必盡汎舟相終靡為恵之不周| 治狀不如龍光先被換之愚分豈無愧於積新意者德 如将母亦當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跃 震每也伎窮念安得廣漢以無治胡然課最顧西令雅 答道州趙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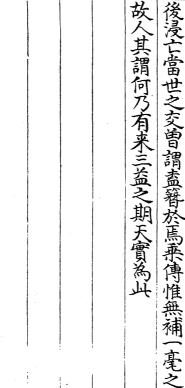
一談自知甚審鄭有功而見後公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 之乘徒籍餘波之及遂令不敏亦幸尚安鄶以下而無 召節自天而下如某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曷堪 交庶終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邇属望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止齊集

|成功可紀本其素履有嗟兮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莞

爾牛刀之戲期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

隣當有心於推義學来讓問益感衰悰某官大雅不產

選情者樂世至於渡江歸然門户之存籍甚弟兄之望 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 之蔵分治天官之目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華公固後 |幸旅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弭節湖陰夫人以引去| 為高吾黨以留行為幸別如縣事音在從将某官經明 游然重違於追望水惟先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 風雅領之文都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偏紬石室 而行修宇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古完觀九流以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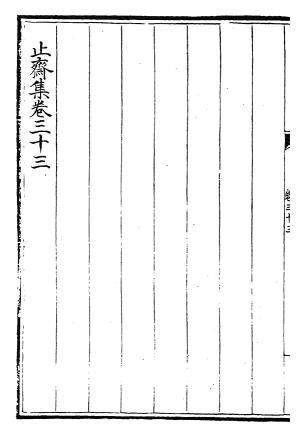


臣之謂舍山安歸某空陳如初表情已甚自別脩門之

猶未大用顧且退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不乏故國世

一飲定四庫全書 一

止齊某



聴以往来之游談否則好謙将以成大顧此道之不作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幕景已侵胡然唇贈豈左右之過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九其部 止癬集卷三十四 答王簽判 宋 陳傅良 撰

當古人而與求某官學足以逢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

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歲恐不俟駕車已繁吾人之消 簪之無所不圖來傳之有期先之報章行矣拜既須乃 此信如公等端為時生曾謂陳人可堪華問某方恨盍 名之會則從容議論之流嘗試緒餘尉為舉首况西占 家之說衙以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迫逐功 天無虚象事未前聞水惟與宋以及令僅見聚至而有 五緯盖荆州分野之祥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情

譽處甚休計偕何晚聞之有識愈曰攸宜共惟國家之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揚屋其官中庸之學爾雅之文英世源流一家機杼士

無知已固宜連枉於有司人亦勝天豈能厚証於君子

别如門户属此弟兄盖當聞乾道干佛之經尚未終天

然之作不必能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為羽儀增重

違指來之公甚於聲譽之無採所思亦多新進少年斐

多賢本於科目之取士盖以遠大之紫在於重程之不

託盖籍之舊喜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書憂在源官無 府三人之選情者有日意其在兹其偶因乗傅之来遂 直諒多聞之友 質泡提刑

雖今多士風流總籍如公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齊華 初深甚盡籍之喜某官清朝聞望的代典刑富貴功名

要之路過家上家陳義固高攬轡登車須賢為急言念

檢別具門未知後會来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祭之

時新既於的於水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觀上 十國為連仁聲相建七日来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 誠知不遐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母疾驅之詔 少屈以此选歸有期某當託下風又縣小事平生久要 江湖之阻當煩靡廟之憂兹惟祥刑可以弭盜的吾使 不胥慶某官以縉紳先生之望為五等公侯之尊政與 無訟用能鞠草於國扉則人自不免安得弄兵之赤子 答諸郡賀冬

钦定四車全書

二文而受形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 簪遙想朋来之領燕毛序齒宜遄天揖之班 於龍光用賣來於義旦某幸脈小事獨借餘光喧馬盍 如胥慶别在馬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孫迺 於南至去極漸近之占以為剛自外来為主於内之應 與趙安無賀正

考之聞即對遇歸之龍某相依幸甚善領云何敢以景

憶别之雙魚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壮 旦將沒對於龍光某偶托下風每資餘潤宣徒使轉 **儋出董計書以國風雅領之流下行吏事方亶桑於** 慶矧在同寅某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菜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内迺如胥 見面未見心昔尚奉於毀譽同功而同過今通得於 答郴州丁守 與張運判賀正 止虧集

予不以我為貪之風人將謂何盖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休永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交情之不爲的如失意即杯 於方事之殷况復蒙成處先濫賞公固察此有分財自 酒以為讐借曰故人曾鄉袍之足戀熟有惟鄰之厚見

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遷是持九五知人之明與大 二三執政之力曹丘未見人皆多季布之賢狗監不言

一得之不勝懼甚恨其人来謝初非求安世之名好以事

上心重相如之賦何早誰之已過謂竊誦之云勞無故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馬明有 融中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 為功正恐獲高上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質劉殿院光祖

望往者一臺之長取諸三院之縣盖洛沃帝聰心獻納 九流之辨而又養以静重發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

惟衆允别属清明之始方須是正之賢畴咨百工誰克

司存之久而維持國是宜名實上下之子豈曰序遷政

之須賢曾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簿海令名 光奉思綸進司風憲方棘闡之武士豈無周行以為府 蒙異顏雖上體明亡之義不欲自言至荐仍器使之思 **聳羣聽行述百年之憲遂齊三事之班某辱在下風頗** |堪弄印之選孤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 一盆定四庫全書 敢忘歸徳 賀林察院湜

一當今大雅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静重以正直無偏

意公素有埋輪之風畴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 有期亦懼告新之無狀静言久要欽遲肯来某官學優 邁聞問行辱為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 所播羣聴無詳某早唇下交最蒙異額平生自附固深 國勢莫重臺綱何近事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立一 之操而發於議和雖未結於主知固己爭於物望永惟 知久要之心泰道方亨宜上體明亡之義 除運判與交代傳提舉伯壽

古人文妙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 領之音布有聚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偏納石室之蔵 遂者壞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官室託蒙前席之知恐公 何幸况尚縣於小事而近託於下風然陽子之去春陵 朝未離於五品士方太息公己過歸某源曠之餘覆 風不數宣和在廷之士忠孝英世莫風於一門出入三 分治天官之目爰方鄉用胡乃倦将永惟先正徇國之

新定四庫全書

世球甚意惟獨禄以為暮年館粥之謀勢可投閒庶遂 三流之禁旅承平既久不出數端所當取之名中與以 保全之意或者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必然 握居刺舉方忝攸司就畀郡符幸安所部固已見大造 於建明而何有别令漕事絕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的 拜三命踵来之龍分符共理信檢字之徒勞乗傳祭州 平生筆硯之樂豈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

来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况地控湖衛俗雜民搖正須 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似深恐不勝某官感 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廢與之實遂令庸散倍費 他愈恭虚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徒庶免新故迎送之勞 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兹選邊鄙不衛雖無軍旅乏與 一慶街無其寬庶免煩難見短之青 **蟄臨缺然補報陞華閱運益不自安清惟厚幸之**

敏定四库全書

由端有裏言之助伏念某庸陳已甚迂濶奚堪少所為 事之憂誼當激揚則有姑息以愛人之思持是書生之 漢之衝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在辨護則有遅鈍不及 之思所恨罷為終乏風沙之力别此湖湘之寄久為江 燈火之謀大不過稻梁之利偶緣場屋之因當録於宗 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為懼其官言為國是 其獨禄以妨賢特以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析晚多雨露 工遂免州縣之勞浸陞於無仕令已過望他無親心凡

志與人同的間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乃如愛 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之年敢累知己 蓄尤切吹嘘某敢不知所感與勉其偷情雖無補秋學 大而能受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尚 签言義旦沿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廷之計入境 分半竹胡州縣之徒勞盖世方重其老成而上益詳於 問俗已来宣周限之勞先聲所孚羣聽成若其官器愈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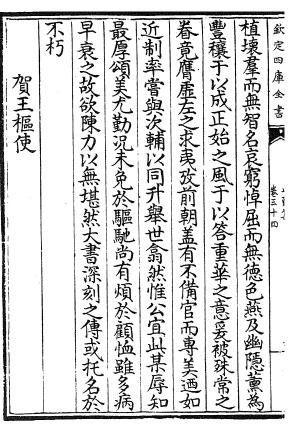
某阻自賴車欲馳聘介以浙東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 湖南北之司存令當取法 ,號昕朝正名台極兩官嘉與四海 榮懷恭惟某官 賀留左相

君以忠在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

盛而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事

試可果煩以四方之典獄俾治乎累政之深仁問平反

幾何人豈特庭聞之喜得然錯十數輩當知江漢之



電進事有密之司聞之師言久矣上意盖小宰若今中 之難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便養之 大中正而通徳雖盛而愈恭義可為而必勇功名自許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海號之字本聽惟允某官直方以** 無限社稷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然大政益 惟本兵行聴文德之床以作中與之運某唇知最厚項 丞未曰柄臣而太尉為右丞相厥有故事将以託國豈! 展壯猷的利公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

灾 起 日 年 社 新一

止齊集

美尤勤况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顔恤雖多病早衰之 徳懋實大而聲閱尚友其人皆前脩之輩行事君以道 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不朽 推陪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 賀胡森政

三氏緝熙元祐之休雍衛两公弼亮重華之盛以是邦

必平昔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賣有格天之業宜簡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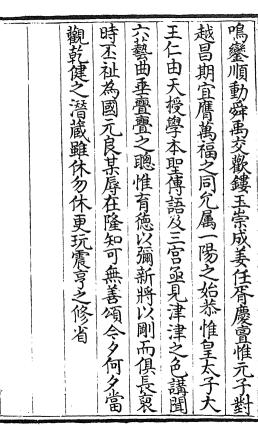
於審主遂夾輔於昌期而況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

之問學知今日之計談若乃大明生於東代羣陰於將 驅使 旦九河注之海此砥柱於中流則在公身尤關世道某 望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劾 顯承天龍晉貳地官溪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 義愛之莫助有懷未免於感與老矣無能所恨不堪於 側聞海號倍激懦夷雖深知久要之心而敢犯朋亡之 賀丘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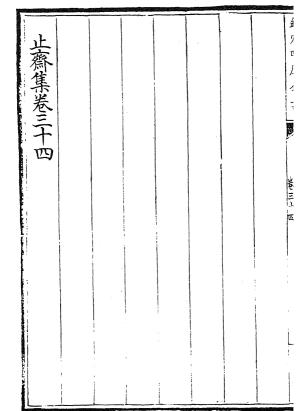
实足日事 A man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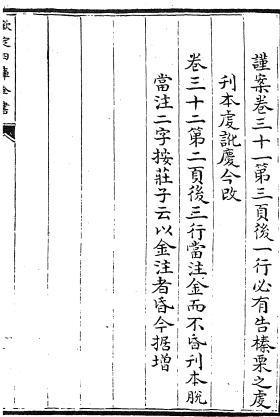
止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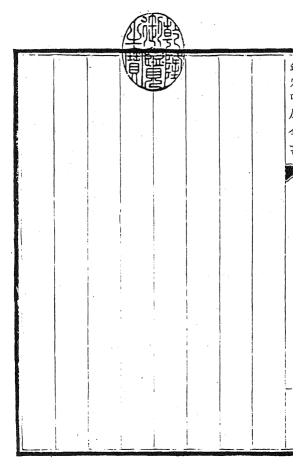
之才豈煩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神至求諸掌故在此勞 盖出緒餘頃從畿甸之縣来定曲臺之禮凡所建白色 多公論不誣猶曰用賢之晚交情所属政惟行道之難 泉以香筒之彌勤非民曹之可久某受知最厚替喜實 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不意往從絕域遂扈甘 動見旒立皆施行功在宗廟別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達 還属省禁之缺員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 上嘉王賀冬



東至日華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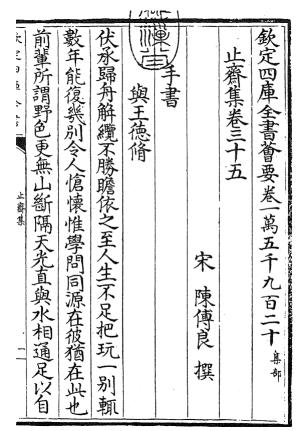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曾要其新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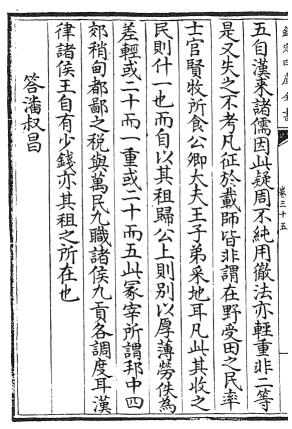


道為奉地致輸非是豪傑之見略與古準收誓千夫長 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雅止於西河則以為受上之一 造次且如禹貢州末繁河先儒固曰運逆三於青州達 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尚書三代之法存馬讀者未易 亦有緒左氏課日趣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 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賈誼云漢都長安而以淮南東 爾不知此正裝耀鄉節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入河不

料釋耳某還家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静解然!

晉人姜戎一義亦得山意今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顔 |蠻軍不陳盖無預於三軍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 乎自鄭氏以出其敵法為解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 之上下出飲法出則減價難斂則增價雜也是非常平 益食貨志作飲是也載師所征税或二十而一或十而 曰狗藏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令又作 秘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平乃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 百夫長之下言庸蜀羗琴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謂

止齊集



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 常州先生問天官一編來之漢氏自官衛分領光禄衛 拾漢晉以来下及五門官制幸以辞常州之意一一尋 局以紐一解未易操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 為私錢之属王后世子各養於真宮謁者奄官亦散它 尉府蔵分隷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卿天子之奉又皆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它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 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廟

止齊集

某贱不肖其所與将皆田野布衣傳類之士未嘗從王 與吳某父直

首者願王公大人不能得之於其門人弟子乃令恨昔 馬其謁不以爵敏其簡牘不以記啓凡所以加予賤不 来京都足下獨造窮巷夜扣門而賜見馬其行不以車 公大人之後盖謂之貢倨不可就見况敢望其即我哉

甚矣小人之懷辱誣當世君子也盖聞禮賢之化於貴

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王道之行壹賢士人之

為比也將有餘然者矣君與相急士於其公貴家子盖 肖敢不謹於禮其將擇日蘇戒拜賜於下風 往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答將以成其人之賢 也龍光之未申戒令之不超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 也矣一舉而關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足下之 多而陰觀其嚮背戰國諸子為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 私為恵以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為恵 為急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馬則國欲無治不可得

一一飲定四庫全書一人

上齊集

中間作懿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脱去鄉邦来 與林安之

比来新昌亦欲漸與人球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 客山國庶得淡中之腴尋承已過嚴下良用缺然安之 為未便然每念已后劉哉輩視張子房楊子雲真自苦 飯之粗足亦屑就何耶僕久厭此如沐漆解去無由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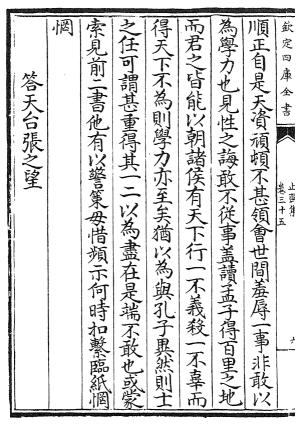
者要之兩的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子

子真知味者南坡好菜動剛月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

半年平生氣息為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 飲定四庫全書 一 習別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響天姿如許加之小 子之命仰見盛徳簡在宸東可為天下賀簿書之勞非 誘落身杯酌間某無過人但知非朝深悔恨亦漸去舊 自警督當入張楊會中謹勿為劉吕輩以兒女語相甘 并違海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将 與鄭景望少卿二

竟不療海內賢者相總即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結主 慰釋雖然百九元書盖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 所以溷儒者比来較下傳聞讕誤詳密不見端緒私用 難去甚善甚望的祭酒僅及家易實劉大者王詹事旨 新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詳審勿使易来 非初心而得書願欲一来捨昨就令或者胥失近知扁 從縣請祠為禮率直如聞朝論頗不相然臺行徑至殆 深喜也百九兄屢不應書自敢已猶後况違尊者乎又

遠得御倘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畧去少褒 請殆言輕無效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馬爾垂諭得喪 之辭直下砭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知忽刺遠郡日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入年来所得 拜違齒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墜教一一具報後許簿 師友亦次第海散如此劇用無保識罷還家了親事 右為之數然建寧附問又當以大賢推較不的之意為 報書亦當略布淺漏以求是正領令嗣書缺然不至左



去世俗相替稱語託古致規以觀候足下之志嚮深淺 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悉代傳統正偏南北宜 弟之奇之遺稿與其季氏所為文十餘篇以相龍僕不 未必相志越期年足下果復攜書已来且以先君子故 堅脱其虚受我耶逝将與君洛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 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 所未至者其不悦辭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

始僕讀足下所者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繁雜篇末軟略

宗宜絕自漢晉以来諸儒去取異同是否可以立斷其 而過賜之者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決然猶因請而後 而不慕慕而不求交者也况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 矣僕雖思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令以是稱者未有聞 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鑿不 於春秋三傳諸家童白熟得聖人意熟不得聖人意恭 明逾年而始信甚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况足下容 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為美又適於用

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呐的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 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令足下其知之數以僕 令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 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未暇盡讀其視 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精美令人固習聞其 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其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 觀先君子書完其淵源盖以樂貧賤尚志節為家世然 稠泉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旨|

一欽定四車全書一

瑞安脚剩錢知蒙台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 所已至而講求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飭 者又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 有懷填然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 與鄉守曽仲躬

漕機也如漕機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来将何

明遠干里無盖傳聞尚悉輸往年夏秋租將蘇省符抑

钦定四事全書 将博訪所以為便者嗣告 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為致意則雖微惠猶無虐是道 壯丁承引催科之後至元祐間復差者产長壯丁法其 也非吏部将安望數受知之深敢爾喋喋不以為督易 如勿倚層也明道先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盖大君 以示息盖積留而領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因曾不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者户長 與閩即梁丞相論者長壯丁事

舊以保正長代者並罷紹聖復雇後法再以保正長催 福建路者户長出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 科其保正長不願就顧者依舊名募者户長壮丁以山 以不為民病者以其猶有顧錢也自紹與十年以者户

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軍名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

諸州至今有之某既得福州官司檢驗緝捉催率勘會

入總制軍名由是江浙諸州者户長出丁並廢惟福建

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者壯時時以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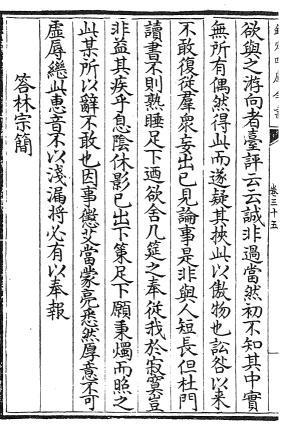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 為寄編户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 司帖引追係極擾夫後不給禄誠未易論然州縣曹吏 切廢罷母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日在官府猶可以絕檢禮訶之又不比者壯散居鄉村 答長溪王佐之

一肯與之将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

東至日華 A ALLA

止癬集

得謗訓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



者固有廪矣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為士不敢捨 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 器服已上率數百家合力為之每與一事間里共其勞 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 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盖二千五百家 敢祭薦魚叔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 而後有序三年而與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原於朝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

一飲定四車全書 一

户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 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偏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 人而其流幹則在今日又自熙豐慶後法而鄉邑之家 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 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謹鄉教授之法而取士以 無以自見驚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 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 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樂誘致偏方之

極矣度其變不遠上之抑揚闔闢恐非人事也 瀆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令其熱

書問閣跡未有似此别者然得之往来人知讀書著文

不休亦足塌釋彼所則字帖具審所論誤不少其意若一

欲續史家之緒又極所快未得即觀遙想增氣耳其窮

頗覺獨者國莽思得故人共論此往往阻隔每一上心

日益甚意思却不銷沮年来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

一欽定四庫全書 · 好未深考孝童一變明光之政漢作遂微孝童誠可恨 去者南陽一輩耳住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 俗一舉不勝散為吴魏之後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叛 與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来名節之盛要是衰 姦臣擅國產盗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事之於是中 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媛耶西漢士太夫深厚其李 於是移日近到東陽哭日著作墓又迫益夷弟葬先叔 匆匆端歸渡頓不少且復休養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

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位古喪禮也 蘇氏引之未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曾隐當國 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答遽舜丞

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名禍其間盛表何可勝道建炎諸

前書云云正以方令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

下前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者書無惜昼下筆因以見寄

賢豎立亡幾絡與季年粉飾上已過獨版然右克廣文

志願足己閒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瑜年便可 聲之意而書生水給類皆 殿殿以至今日吾堂宜究觀 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益熱未知會期願言加愛 無復他與倘假之年後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 去載蒙肯来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某髮齒衰改 示亦将次第 舉之耳不以為不足學也 答贾端老五 止新集 則講求廢墜以與文物如来

家思守壘交将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 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 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他依經為傳文無虚發優将不 有條貫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据見釋其左方有一二 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良定終篇無慮三 古盡也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先人權下以為来 迫而意已獨至盖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 别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 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為據案而左氏合諸國 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者落春秋固是聖人經 記下手陳了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 習自娱不及為念也亦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 近稍為眼唇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来所誦 長條不忘室銘總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條似不足疑也若今年了山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 欽定四庫全書 | 只是小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

請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前 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與表究 秋是以簽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講其指 略若夫精詳非面莫究太史公書又以接尚書春秋之 推尊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 統緒而下遠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而不敢比假春 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以其大

浮丘伯伏生之徒區區於秦葵之際抱經自守而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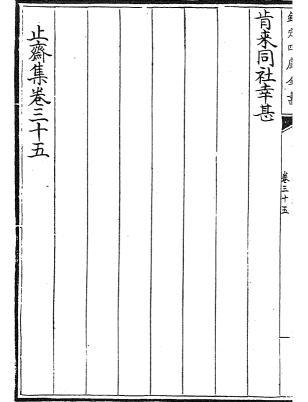
止窩集

其論五帝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指紳先生難言 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首卿之後僅見山書廟 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遷卒家學乃盡百家之精而衙 合羣書為一削其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 田何孔安國戴聖戴德毛養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 不足以發揮前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冤大業 問獨恨不見毛氏詩耳盖其融液九流萃為一篇罷點 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書本孔安國禮本河

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沿習遂成年談 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 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不惑於 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多而自負亦不簿 奉盍簪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 近諸友為遷仙嚴書塾於屋西偏令未就工後月足以 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後

之書缺有間其較迺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

|大豆豆豆 | 1



欽定四庫全書首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一事部 皆命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 周自歧雅與初務撫定凡東諸侯皆為商畿甸近服者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徒朝歌 止齊集卷三十六 手書 答黄文叔 陳傅良

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 甘棠雖美名伯而不繁之名是時安得所謂十三國風 得為那虧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為諸侯盖有管 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 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那虧曹都特微國也而 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 霍之地而祭當空置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於 國風以之終始馬盖那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如無統紀

定匹庫全書

書這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好大 國也故家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外之差家外則 之説則又不敢不告且問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 故以幽終風以那鄘當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滅 鄶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 獨北鄰春秋亦無鄰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 不見於傳疑為虚置之國且諸侯封滅不見於經傳何 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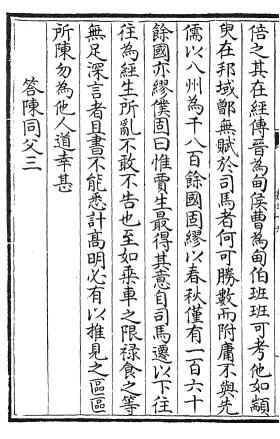
止齊集

大九州之說則有其半時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 之類臆決彌甚數說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分地推之他書 率正此說也鄭氏改之不詳輔以大司徒則地制域以 小爵早而國大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為十一白 不能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斤 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那三百里諸侯以一服為 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禹貢亦云五 京四周白 TIPTE |

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千里云者 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 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方四百 者必若宋祀而後為公周虞皆為天子三公而稱公非 人司儀諸文改之則封國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 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 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耳盖周未有爵為公

金定四庫全書

之多寡以是準凡為侯伯母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拍撥最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 盛然朱文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侍勞之氣差兄跳跟 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山意厚甚而不敢當也住還諸 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吸吸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 枯以是脈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 之賜獨恨未及與晦巷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 **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 於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

飲定四庫全書

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盗賊不遠則是天命可 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山 號呼雄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者也以不 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在作工夫功有適成何 以的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 祖唐宗賢於盗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 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 可以前得其弊下有與観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

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念争養心之平何 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朱丈使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蔡直之到闕欲附數字 **光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華言之徒若犯分**

論之迂闊朱丈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

騎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於

|一飲定四庫全書|

猶未能自强也瞻仰歎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

勞無由聚頭又堪懊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令者何所進 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来書方以為課進豈以為尚 後尊侯萬福附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 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懶樸不破若得人之伏 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指擬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 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菜語及非来復安得浸 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關合工夫 、眼孔端是友朋棒權之過近来衰情益見天道尚

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切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 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否然悲劣弟所 歎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 不恰好話故亦為修辭之難而朝進區區之見老兄既 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摸畫而元晦亦隨趕越出了無限 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當敢道老兄點當得 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黃面棒唱之語不應寫在 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

金定四庫全書 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 两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楊之論也 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盖是也 撞著之理山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 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 愛然亦緣要改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 作不行放低一著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監作偶然 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為

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國 也天之生才不遇則亦已矣問卷蝶蝨之徒時欲置之 外縱寬絕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令觀之士以此免不知 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禍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

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来言事已

明白不墮小人弃中盡室驚喜嗟乎怪哉老兄直至此

之捷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著力

自兩将入館總以遷徒少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

一致定四庫全書 時識勢非的然也老兄數年以来再脫於禍目令亦只 手無策若衰朽尤尚親愛亦不過叫冤叫苦與坐視者 終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况朋友滿世一旦有緩急東 起未當其位屈者頭合著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 得還他本朝學者職樣将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 山雨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 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緣經之中或不管救過是知 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却舉

一飲定四庫全書一 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腐生之就雖可厭薄然不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 之節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日錢以上名白係省而 某竊惟宋與之初藩鎮專命權財以自封靡爰建将輸 年不省而蔵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是盡歸 州郡之闕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至於三司或累十 與王亞夫運使

而已浙西別業稍有倫序漸為擇鄉之計尤所願望某

當因賀但奉腐熟之談輔申前禀伏紙僭越是懼 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 司發之尚為涉越令台座事也留意幸甚唇在愛予不 界以總輸之寄豈與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 南北均調内外之道缺矣台座以看明之望簡自聖裁 公上而漕失其職往往僅同催網督租祖宗所以懋遷

示及新篇意趣閒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

· 飲定四車 全 書一 發明之無任引領 過節倘能恵然一来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家 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 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無通此而後可以應 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脱世間波湯其老矣所親朋友共 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 下問讀書譜近方脱稿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 止蘇集

絕過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確乎事業

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静陸丈不受 友深以為數子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真不得其精要 州每每稱其為英才緩急可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 發藝祖以来諸賢又及部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 此卷若從頭商推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 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丈為福建倉失山良 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游誠之恨未一見向薛常 **此益要團欒如来諭也書譜又唇為之钦文意俱盛前**

次至日年 4 1 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属多說無主角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 之時不覺隻然 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留畏禍 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西聚首 如珠泗山心有以得其心者曾往和其本末否某甚恨 下其他空陳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静 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滞非陸丈不能剖斷得 止齊集

其說謂之波湯以其所為懼子齊勿以為疎也幽人貞 摘車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娱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 而學校鄉當異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清談次 一首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 吾輩為漢民将十餘世而使吾君忍恥事響垂六十年 原之念見之寝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當 為利為利者負國沈黙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 山是大惠知者一向沈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

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 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切但彌甚惟吾子齊志 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 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来 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 所以處與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 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

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来所云非所望也蘇黃

毎苦晦叔太儒力量真難事耳 門晚節甚慙於東坡以温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 與林懿仲二

一金定匹庫全書 |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閒 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 居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

一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官将四方雖時時上 定武拈出此活頭也其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 家方殺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 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 蔡直之部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令春戚狀未必調一言 淮甸不知山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

歌目 日本

止齊集

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劉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

如織官兵持通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

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答辞子長三

三益豈非天閔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 之際義例為恵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将彫落願方得 某衰惰何足與語令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 日欲報所既教以之便未果方此歉作承命重為不敏

之暴與此齊之後斃向者亦當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令一

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将趨於弊非時流之過 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遞示吴門書稿讀之益 兒華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 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數也方令 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 必得温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

數日流連酒盛間欲課詩奉送竟不就晨與抽毫而来一

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也一笑一笑两學官書附順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 使已及門矣誤塞盛意為借書一重以往所謂雷門鼓

者通患而國朝風流持論嚴正消息盈虚尤不屑意老 居尚友有相先之美臨事立我為自全之計山自昔儒

便昏溢異常每對插架版嘆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該 兄以為然否 人来諭方閱南北史二史儘住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 衰惰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将熙豐後来長編過眼數卷

如西都之末士大夫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及其季 必至得山遺彼由山觀之類不如正史之悉也然區區 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剥經誼而非自為書令 者住住不水未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首表二紀一 年雖豪傑之士散為吴魏之後拳拳於漢獨南陽數人 所其深探書外之意来書所謂實事本末往往在此且一 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年則其間事辭輕轉熱 以来下逮司馬通鑑大率殺祖左氏盖左氏本依經為

